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启蒙研究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增订本

论古人的智慧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英] 培根 Francis Bacon ● 著

刘小枫 ● 编

李春长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启蒙研究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增订本

论古人的智慧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英] 培根 Francis Bacon ● 著

刘小枫 ● 编

李春长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古人的智慧/(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李春长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0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258-4

I. ①论… II. ①弗… ②李… III. ①培根(Bacon, Francis
1561-1626)—哲学思想 IV. ①B56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4047号

论古人的智慧

作者 [英]弗朗西斯·培根

译者 李春长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38千字

定 价 5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启蒙研究丛编”出版说明

如今我们生活在两种对立的传统之中，一种是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典传统，一种是反古典传统的现代启蒙传统。这个反传统的传统在西方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在中国也有一百年历史。显然，这个新传统占据着当今文化的主流。

近代以来，中国突然遭遇西方强势国家夹持启蒙文明所施加的巨大压迫，史称“三千未有之大变局”。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吹响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号角，以中国的启蒙抗争西方的启蒙。一百年后的今天，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国焕然一新，但古典传统并未因此而荡然无存。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无异于否定百年来无数中国志士仁人为中国文明争取独立自主而付出的心血和生命。如今，我们生活在反传统的新传统之中，既要继承中国式的启蒙传统精神，也要反省西方启蒙传统所隐含的偏颇。如果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出于截然不同的生存理由，那么中国的启蒙理应具有不同于西方启蒙的精神品质。

百年来，我国学界译介了无以计数的西方启蒙文化的文史作品，迄今仍在不断增进，但我们从未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待西方的启蒙文化传统。如果要更为自觉地继承争取中国文明独立自主的中国式启蒙精神，避免复制西方启蒙文化传统已经呈现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流弊，那么，我们有必要从头开始认识西方启蒙传统的来龙去脉，以便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事实上，西方的启

蒙传统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同时形成了一种反启蒙的传统。深入认识西方的启蒙与反启蒙之争，对于赓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文明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丛编以译介西方的启蒙与反启蒙文史要籍为主，亦选译西方学界研究启蒙文化的晚近成果，为我国学界拓展文史视域、澄清自我意识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丁组

2017年7月

增订版说明

这次重印，译者对译文做了若干订正。义疏部分删去了朗佩特的《哲学大法官》（见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华夏出版社，2009），另补充了两篇译读文章。

刘小枫

2017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编者前言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培根（1561—1626），在我国学界名气也很响亮，也许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权力）”这样的名言正好可以用来鼓励在现代化进程中迅跑的人们。

虽然培根名气大，国朝学界对培根的悉心阅读（遑论研究）恐怕还谈不上。在人们的印象中，培根是个大哲学家，于是，在哲学系念书或研究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才可能去读培根，历史系学世界史的不会去读，尽管培根有史书传世（《亨利第七本纪》《亨利第八本纪》以及《大不列颠史纲要》等），中文系或外文系学文学史的也不会去读，尽管培根有文学名著传世。倘若你是读文史“专业”的，要提出一篇以培根为题的学位论文大纲，大概很难通得过“开题报告”——培根是哲学家，读培根是哲学系的事嘛。可是，在哲学系，占主导地位的是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即便要研究培根，也不会涉及培根写的史书或小说，清查所谓“形而上学史”的事情都还忙不过来。

在培根的时代，哲学家还算不上一类学人，哲学也还没有成为专门学科（这是康德搞哲学启蒙以后的事情）。对培根或者其他类似的古人，我们最好按培根自己的叫法称作“著作家”——培根模仿古人，称“古代著作家”，在说到“洞穴假象”时则提到“哲学家”，似乎无论唯理论还是经验论的哲学家

所有的都不过是“洞穴知识”。^①

这个集子收入了培根的三篇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两篇为首次汉译），从体裁来看，像是寓言性质的作品，其实都可以统称为“小说”。这三篇作品中，《新大西岛》最有名（据说表面看来没写完，其实是模仿柏拉图的《克里提阿》，故意半中拦腰没了下文），1938年已刊行中译本（附于上海商务版的培根《崇学论》之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何新老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在北京西郊清河农场重译了一个本子（北京商务版1959，这位老先生在当“右派”期间还译过好些其他名著），刊行八千册。到改革开放那年，这个译本4次加印，累计三万册（北京商务版1979）。二十多年来，读《新大西岛》的人恐怕不少，但读明白一点的，只怕不多。笔者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一直读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也没读出什么名堂。为此，笔者只好请教西方学界悉读培根作品有所得的人士，遂有了编这个集子的想法。

笔者在开设“古典拉丁文言课程”时遇到李春长（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约请到他翻译，十分难得，这样说不仅仅因为他的译笔生动、恰切地传达了培根的文采。大家都知道，国朝学界的外语专业如今热衷的是现代语言学，而非古典文学。教书和念书的知道不少“能指”“所指”“解构”“分延”之类，却没读过几本历代文学经典（与从前我国大学的外文系完全不同）。译者在这样（据说如此恶劣）的“学术环境”中还会钟情古典文学经典，真的难得。感谢译者的辛勤劳动，使得笔者多年来怀有的一个构想终于实现。

^① 参见《新工具》，卷一，32条，62条；还说各派哲学家比起古人来都要“血气薄弱”得多。参见《论说文集》，1。

培根的三部作品按写作年代先后编排，中译依据《培根全集》的权威编本（Works of Francis Bacon, 15 vols,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pedding, Robert Leslie and Douglas Denon Heath, St. clair Shores; Scholar Press, 1976）。《论古人的智慧》（*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和《宣告一场圣战》（*Advertisement Touching A Holy War*）见第十三卷（1860年出版），《新大西岛》见第五卷（vol 5, 出版于1862年）。《论古人的智慧》用拉丁文写，后人的英译本不止一个，这里的中译本虽依据 Spedding 全集本，还参考了《培根道德和历史著作集》（*The Moral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ited by Joseph Devey. London: Bohn, 1873）。

把附录中的这些义疏与培根的原作对照起来看，可以感觉到，倘若学会了读古典文学名著，的确比在形而上学中思辨或在语言学中追究“能指”和“所指”更滋润生命的时光。

刘小枫

2005年8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目 录

增订版说明（刘小枫）	1
------------------	---

编者前言（刘小枫）	1
-----------------	---

论古人的智慧	1
--------------	---

前言	4
----------	---

一 卡珊德拉或实话实说	9
----------------------	---

二 堤丰或造反者	11
-------------------	----

三 赛克罗波斯或残酷大臣	13
-----------------------	----

四 那喀索斯或自恋	15
--------------------	----

五 司提克斯或协定	17
--------------------	----

六 潘或自然	19
-----------------	----

七 珀修斯或战争	26
-------------------	----

八 恩底弥翁或受宠爱的人	29
-----------------------	----

九 巨人的妹妹或谣言	30
---------------------	----

十 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或好奇心	31
--------------------------	----

十一 俄耳甫斯或哲学	33
---------------------	----

十二 卡卢姆或物质的起源	36
-----------------------	----

十三 普洛透斯或物质	39
---------------------	----

十四 门农或早熟	41
-------------------	----

十五 提托努斯或腻味	42
---------------------	----

十六	朱诺的求婚者或羞耻	43
十七	丘比特或原子	44
十八	狄俄墨得斯或宗教狂热	47
十九	代达罗斯或技工	49
二十	厄尼克托尼俄斯或欺骗	51
二十一	丢卡利翁与再生	52
二十二	涅墨西斯或世事无常	53
二十三	阿克罗斯或战争	56
二十四	狄俄尼索斯或欲望	57
二十五	阿塔兰特或利益	60
二十六	普罗米修斯或人类的状况	62
二十七	伊卡罗斯的飞行；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 或中间道路	71
二十八	斯芬克斯或科学	73
二十九	普罗塞皮娜或精神	76
三十	墨提斯或商讨	79
三十一	塞壬或享乐	80
宣告一场圣战		83
新大西岛		109

附录

派西克	欲望、科学与政治	148
佩特森	培根的俄耳甫斯神话	179
温伯格	论《宣告一场圣战》	204
英尼斯	培根的新大西岛	226

论古人的智慧

——献给著名的剑桥大学

献给尊敬的英格兰财政大臣兼剑桥大学校长索尔兹伯里伯爵

献给剑桥大学的东西自然也属于校长您，我所有的作品也属于您。问题是，这些属于您的东西是不是配得上您？至于作者在书中的才智，则一钱不值，请原谅我不讨论此事，别的也没有什么会让您感到有失脸面。若尊重时代，古代作品应是顶礼膜拜的对象；若尊重叙述形式，寓言则一直就是各门科学的精华部分积淀而成的彩虹；尊重内容则要尊重哲学，它是美化和装点生活及人类灵魂的第二重要因素。据说，当今的哲学已跌入老年，被托付给了年轻人甚至孩子，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所有东西当中，哲学仅次于宗教，是最重要也最配得上人性的东西。由于您本人的天才和功劳以及国王的睿智和明辨，您在政治上大受欢

2 论古人的智慧

迎，但政治学也来自同一个源泉——哲学，并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认为我的作品平庸，作品达到的效果当然不能由我来说，但我的目标是忽略显而易见陈旧庸俗的东西，为解决生活的困境和揭示科学的奥秘贡献一臂之力。对于平庸的头脑，这些创作将会是平庸的，但是，对于更为深沉的思维，它们可能不会使其搁浅，而是助其继续扬帆前行。我尽力为这部作品贴金是因为要献给您，这样一来，我冒险越过了谦逊美德所定下的界线。但您肯定会明白，这是向您表白我对您的爱戴、尊重和忠心，您也会认为这是在维护您的名誉。既然您肩负着繁多的国家大事，就不再占用您的时间，就此罢笔，祝一切顺利！

我的一腔热血和您的资助让我对您万分感激！

您永远的培根

献给母校：著名的剑桥大学

没有哲学，我就会考虑死亡，是您给予了我这些生活的盾牌和慰藉，所以我要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在这一点上，我宣称我本人及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您，因此，我用您的东西回报您也不足为奇，因为自然的运动可能使它返回故里。但我迷惑不解的是，从您那里走出了不可胜数的人，返回的却寥寥无几。本人对自己生活的必经之路一知半解，仍然殷切希望本人的这些作品能让饱学之士的发明创造有所增加，但没有过高的期望。当然，我认为，理论研究一旦进入活跃的生活领域就会获得新的血液和活力，由于有了更多的养分，根基会扎得更深，至少会长得更为高大繁茂。我想，您本身不清楚自己研究的广度以及研究涉及的诸多事物。但无可厚非的是，一切都要归功于您，都在为您增光添彩，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您不会指望公务缠身的人会送给您美好的东西；除非有奇迹出现或特权才能让我有一点闲暇，但您也不会指望得到这种奇迹或特权。在我充满荆棘的生活中，这些事情都烟消云散了，但一直还为您保存着本属于您的大部分东西，请把这看作是我对您及您的一切的热爱。

爱您的学生：培根

前 言

最为幽远的古代一部分保存在《圣经》中，其余的则尘封于遗忘之中，归于沉寂。后来，诗人的寓言取代了沉寂，接着，书面文字又取代了寓言，流传至今。这样，在尘封的古代与口口相传证据确凿的年代之间隔着一层由寓言编织的面纱，后者占据的中间地带把消亡的东西与残存的事物划分开来。

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我只是在赏玩玩具而已，任意解释诗人的寓言，与诗人创作这些寓言的方式不无二致。的确，若我有心思从事这样的娱乐活动，调节和减轻繁重的研究工作，供自己或读者消遣，那么我可能会乐此不疲。但我的本意不在于此。我深知，寓言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你可以随意改变它的形状，一丁点技巧和诡辩就可轻而易举地把不属于它的意思强加到它头上，但看起来仍然合情合理。我仍然记得，以前就有这种滥用的先例。很多人竭力歪曲诗人的寓言，只是想让自己的学说或发现获得古代的认可和尊重。这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虚荣行为，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很久以前，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① 利用解梦人的方法解释古代的诗人们，把他们说成是廊下派（Stoics）；更为荒唐的是，关于物体变化的娱乐性故事竟然让炼金术士（Alchemist）们发现了炼金实验的蛛丝马迹。对所有这些，以及人们沉迷于寓言时的那种草率，我都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与思考。尽管如此，我不能改变想法。首先不能让个别寓言的谬误和放纵去损毁所有寓言的荣誉，这确实是具有渎神意

① [译按] 克里西普斯（前 280—前 207），廊下派创始人之一。

味的鲁莽之举；既然宗教喜爱面纱和阴影，把它们去掉就几乎中断了神与人之间的所有交流。这个先置之不论，仅就人类智慧而言，我坦然承认，自己毫无疑问同意下面这种观点：在古代诗人大量的寓言背后，一开始就隐匿着某种神秘和寓意。对古代的尊重可能让我有些过分，但事实上，有些寓言连同故事的框架结构以及合乎人物身份的名字让我发现，它们与所指物之间具有紧密而明显的联系与一致性，这不能不让人认为，这种含义是事先安排好的，经过了深思熟虑，并被故意掩盖起来。据说，巨人（Giant）们被镇压后，他们的妹妹谣言女神法玛（Fame）降临了。听到这个故事的人立刻会明白，这是指各个派别的纷纷议论与煽动性的流言蜚语，这些东西在叛乱平定之后总要流传一段时间。谁能对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无动于衷、熟视无睹呢？还有，巨人堤丰（Typhon）曾挑断并带走朱庇特（Jupiter）的筋，墨丘利（Mercury）从堤丰那里把筋又偷回来，还给朱庇特。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马上会意识到，这讲述的是造反取得了成功，剥夺了国王的财富和权力即筋骨，后来通过动听的言辞和通情达理的法令才很快安抚或偷回了臣民的心，恢复了国王的力量。再者，大家都记得，在众神对巨人族的讨伐中，西勒诺斯（Silenus）的驴声起了关键作用，它让巨人们抱头鼠窜。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编造这个故事是暗指，叛军像通常那样，被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和无端的恐惧吓得溃不成军。另外，大家肯定都清楚，人名本身也具有一致性和重要意义。朱庇特的前妻墨提斯（Metis）的名字意思是商讨，堤丰指膨胀；潘（Pan）指宇宙，涅墨西斯（Nemesis）指复仇，等等。我们发现，寓言有时会暗含一些零星的历史，有时会有添枝加叶的东西，颠三倒四的年代，与其他寓言的相互借用以及采用新的寓言。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包含此类现象的故事只能是生活在不同时代怀着不同意图的人编造的，他们有些离现在较近，有些则在遥远的古代，有些在沉思自